

脏府用方 (一)

广州中医学院 梁颂名

根据脏府病变所表现的不同证候而采用有针对性的方剂进行治疗,也即是说,把方剂的作用同脏府辨证结合起来,以期取得满意的疗效,这就叫做“脏府用方”。譬如说,脾脏病变出现脾气虚时,就要选用补脾气的方剂如四君子汤治疗;肾脏病变出现肾阳虚时,就要选用补肾阳的方剂右归丸治疗等等。

作者对“脏府用药”已有专题介绍(详见《广州中医学院25周年校庆论文集》和《中药材科技》1981.4,1982.1、2、4、5)。关于《脏府用方》的理论依据和“脏府用药”一样,同受《内经素问》五脏所欲、五脏所苦等理论的启示和影响的。而方剂的具体使用则首见于唐代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该书从卷11~20均以脏府分类,论列病证方剂。如卷11肝脏就有肝实热与肝虚寒之分,而且根据其分型的不同证候表现,配以不同的方剂治疗。如治肝实热见“喘逆闷恐、目视物无明、狂悖非意而言”者,主以竹沥渣热汤(竹沥、麻黄、石膏、生姜、芍药、大青、梔子仁、升麻、茯苓、玄参、知母、生葛);又如治肝虚寒见“目眩视物不明、谛视生花”者,主以防风补煎方(防风、细辛、川芎、白藓皮、独活、甘草、橘皮、大枣、甘竹叶)等。后来宋代钱乙的《小儿药证直诀》部分章节亦是根据脏府虚实立出补泻方剂的。如该书卷上“肝热手寻衣领及乱捻物,泻青丸主之”、“心热视其睡,口中气温,或合面睡,及上窜咬牙,皆心热也,导赤散主之”等。直至清代沈金鳌《沈氏尊生书》里的《杂病源流犀烛》从卷1~10均比较完整地按脏府的不同病变进行选方,而且兼以用药。如卷1脏府肺病源流一节记有“肺实宜降气清润:苏子、桑皮、天冬、贝母……,肺虚宜顺气清热:苏子、贝母、百部、沙参……”、“肺燥”用“滋燥饮”(天冬、麦冬、生地、花粉、白芍、秦艽)、“肺虚”用“补肺散”(阿胶、牛蒡、糯米、马兜铃、杏仁、甘草)等。但是上述几本书籍所载之脏府用方不只存在着脏府病证分类不够完备、所列方剂没有指出其作用特点等缺点,而且有些脏府用方证之近代临床实践也不尽相合,有关这方面的资料目前还未见有报道。为了互相交流经验,兹就本人多年教学和临床经验、体会,将临床上较为常用和有代表性的方剂以各脏府较常出现的病变加以分类归纳,定名为“脏府用方”,

供同道们参考指正。

【肝、胆】

1. 疏肝气——肝气郁结(证候从略,可参阅《脏府用药》一文,以下同)

疏肝气方

四逆散(柴胡、白芍、枳实、甘草)——疏肝理脾、透解郁热。主要用治肝脾不和之胸腹胁肋诸痛,并治阳气内郁而见手足厥逆、身热之热厥轻证。近代多用于急、慢性肝炎肝区疼痛、肋间神经痛、胃神经痛、胆道功能紊乱等属于肝脾不和者。

柴胡疏肝散(即四逆散加香附、川芎)——疏肝解郁、疏肝之力胜于四逆散,主要用治肝气郁结之胁肋疼痛者。近代亦有用慢性肝炎肝区疼痛、肋间神经痛、胃神经痛等属于肝气郁结者。

逍遥散(即四逆散去枳实加当归、白术、茯苓)——疏肝解郁、养血健脾。主要用治肝郁脾虚血少之胁肋疼痛、头目眩晕,或月经不调,或经前乳房胀痛等。近代多用于慢性肝炎、肝区疼痛、慢性囊性乳房病、经前期紧张症等属肝郁血虚者。

2. 补肝血——肝血不足

补肝血方

四物汤(熟地、当归、白芍、川芎)——补血活血,主要用治一切血虚证,以及血虚血滞之月经不调、痛经。近代多用于贫血、女子性器官发育不全、子宫内膜炎、附件炎、血管神经性水肿等属于血虚血滞者,本方为补血和调经的基础方。

当归补血汤(黄芪、当归)——补气益血。主要用治血虚阳浮之肌热面赤、烦渴引饮、脉洪大而虚、重按则微,以及创伤、血崩、月经过多、产后,或疮疡溃后致大脱血,急需补气生血者,亦可用于血虚证,近代有用于过敏性紫癜、鼻衄、便血等而有血虚气弱、气不摄血表现者。

当归生姜羊肉汤(当归、生姜、羊肉)——补血散寒。主要用治妇女产后腹中疼痛、痛经因于血虚有寒者,对于一般血虚证而见里寒较甚者亦可使用。(待续)